

个意大利后裔的国会议员则可以凭着国会证件通行无阻地进入该大楼。在美国，这种例子绝非偶然。这说明美国社会仍然普遍地把亚裔看作是外国人。

结束语

“名誉白人”也好，“模范少数族裔”也好，其实不外是“永久的外国人”的翻版而已¹。如今，全球化和亚洲的崛起以及亚洲各国与美国之间的密切联系，加上不断高涨的国际移民潮，致使美国社会把所有亚裔美国人看成是移民过来的外国人。历史上许多诸如“黄祸”、“异类”、“傅满州”（Fu Man Chu）等的偏见和刻板形象仍然充斥于现代美国社会。发生在1980年代、广为人知的陈文森（Vincent Chin）无辜被杀的种族仇恨事件就是其中一例。陈文森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华裔美国人，他在婚前告别单身酒会中被两个失业的白人汽车工人误认为是日本人而发泄不满并乱棍打死，而两个杀人犯却被判无罪释放。还有1990年代中期发生的李文和一案。李文和（Wen Ho Lee）是出生于台湾的美国人，前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核物理学家。联邦调查局一口咬定他是中国政府的间谍，被无辜关押278天，最后因间谍罪不成立才被释放。还有1996年的总统竞选筹款的“献金”丑闻，有人暗示亚裔美国人从外国为克林顿的竞选弄到捐款。此外在2001年，阿波克罗比和费奇（Abercrombie & Fitch）的T恤上印有带种族歧视和丑化亚裔的漫画形象，画面上的人物吊着歪斜的小眼睛，带着厚重的眼镜，操着一口浓重口音的英语。这些例子数不胜数。虽然亚裔美国人在社会上所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但他们离主流社会结构的核心还有一大段距离。例如，最近的联邦政府统计数据显示，在全美法律界的各级法官、执业律师和其他法学专业人员中，5.7%是亚裔（4.4%是非裔黑人，2.9%是拉美裔），而在联邦级的中高级法院的法官中，亚裔占不到百分之一（0.7%）。相比之下，非裔黑人占10.7%，拉美裔占6.5%。可见，亚裔族群在美国种族分层制度中的社会定位仍然处于边缘化状态。

有意思的是，一些具有矛盾心理而又想被白人社会接受的亚裔年青一代，被迫公开打起“（泛）亚裔美国人”[(Pan) Asian American]的旗号，联合各个不同来源国的族群，组织起来进行政治反击。这些行动增强了他们的亚裔种族意识。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是否要成为白人好像已经无关紧要了。但实际上这些土生土长的亚裔美国人仍然有意无意地不断强调和证明他们是十足的、忠心耿耿的美国人。总而言之，目前亚裔族群在美国种族分层制度中仍处于边缘位置，他们如要完全地融入主流而成为脱离少数族裔身份的、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还须进行不懈的抗争。

美国少数民族的语言权益：双语还是唯英语²

——以西班牙语为例

李智、陈子实³

摘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班牙语民族开始大量涌入美国。美国试图通过废除双语教育、推动

¹ Mia Tuan, *Forever Foreigners or Honorary Whites? The Asian Ethnic Experience Today* (New Brunswick: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9).

² 本文刊载于《中国藏学》2015年第3期，第250-255页。

³ 李智，政治学博士，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陈子实，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政治学2018级硕士研究生。



英语官方化等各种措施以促使操西班牙语民族加强对英语的学习,以增强此群体的美国认同。然而多元文化主义的流行使西班牙语民族使用西班牙语具有价值正当性。同时由于西班牙语选民人数的逐步增加,民主政治“一人一票”的内在逻辑则推动西班牙语在政治领域被广泛使用。

关键词: 西班牙语民族;语言认同;多元文化主义;选举政治

一口流利的英语是对美国忠诚的表现,也是美国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美国宪法并无明文规定,但英语在美国具有实际上的官方地位。美国宪法及基本法律用英语撰写,美国政府的工作语言是英语,长期以来美国学校也主要使用英语教学。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说过:“在这个国家我们只能给一种语言提供空间,那就是英语。因为我们意图是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这些人们都能成为真正的美国人,具有美国人的个性特征,而不仅仅是大熔炉里的居住者。”¹ 尽管世界上其他种族、民族先后来到这块土地,但其他语言并没有撼动英语在美国的独霸地位。1965年美国移民法实施后,美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移民浪潮,西班牙语民族²成为进入美国的最主要群体。“20世纪50年代,美国接纳的合法移民中有2/3以上来自欧洲和加拿大,1/4来自拉丁美洲,亚洲比例仅为6%。到90年代,只有17%的移民来自欧洲和加拿大,接近50%的移民来自拉丁美洲,30%来自亚洲。”³ 西班牙语民族在2000年达到3500万人,占总人口的12.5%,取代黑人成为美国第一大少数族裔⁴。随着西班牙语民族的大量涌入,西班牙语给美国的“美国化”要求带来了挑战。

一、美国的西班牙语民族直面的是“美国化”环境

众所周知,美国是英国殖民者在北美大陆拓展殖民地的产物。这些来自英国又摆脱了英国成功建起独立主权国家的殖民者们及其子孙,在共同开拓北美殖民地、争取独立和扩大国土的奋斗过程中,形成了高傲自大的性格和保持语言一致性以及以美国英语为尊的观念。为维护美国英语的中心地位,他们要求后来的世界各地移民要学习使用正确的美国英语,同时对早就生于斯长于斯的印第安语和其他移民带来的非英语语言进行排斥和打击,其中最为著名的案例就是19世纪70年代卡莱尔印第安寄宿学校的建立及被大量复制,并持续了近半个世纪。印第安的学童们被集中在远离家乡的卡莱尔寄宿学校中,接受完全的英语教学,并被严格禁止说他们自己的母语。

“语言是音义结合的符号系统,也是约定俗成的声音符号”⁵。通过语言,能够实现与知识、文化的有机结合。因此,美国一直以来都要求外来移民学习英语,只有学会了英语,才会理解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并接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如在1920年代,当时许多州就通过立法推进“美国化”,要求外来移民学习英语。如纽约州就通过法律要求所有的16-21岁不会讲英语的人和文盲,都必须在学校学习英语⁶。

进入美国的西班牙语民族,尽管是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也必须努力加强对英语的认同,从而使美国保持凝聚力。

¹ John Purcell, *The foundation and current impact of California's proposition 227*, Reports-Descriptive (141), 2002, pp. 2-8.

² 美国人口普查局对西班牙语民族有“Spanish/Hispanic/Latino origin”三种称呼,在国内主要翻译为西班牙裔或拉丁裔。它是指一个说西班牙语的拉丁美洲国家移民所组成的种族多元体,主要包括墨西哥人、古巴人、波多黎各人、多米尼加人和哥伦比亚人等。在本文,笔者用西班牙语民族指称此群体,以凸现此群体的语言特色。

³ 宋鸥:《美国墨西哥移民问题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博士学位论文,第37页。

⁴ 李其荣:《美国族群结构的变化与美国移民的发展趋势》,《世界民族》2004年第3期,第50页。

⁵ 魏丽杰、魏丽华,《教师言语艺术》,济南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⁶ 董小川:《现代欧美国国家民族的同化于排斥》,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第233页。



二、双语教学：美国西班牙语民族的新权益

1963年，在佛罗里达州达德县（Dade County）卡罗尔韦中学，一个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双语教学项目开始执行，内容是向来自古巴的操西班牙语移民的子女实行西班牙语和英语双语教学。第二年，在德克萨斯州韦伯县的学校也开始对操西班牙语的学生实行双语教学¹。1968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中小学教育法》，其第七条款规定联邦政府要向公立学校的双语教学项目提供经费。这部法律使双语教育在美国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因而也被称作《双语教育法》，从此开启了双语教育在美国各地得到推行的新时代。

在《双语教育法》实际实施过程中，西班牙语民族依据相关法律积极争取在学校学习西班牙语的权利。1972年“西亚拉诉波特尔斯市立学校”案就是一典型案例。当地西班牙语民族要求学校为其儿童提供双语教育，而主审法官裁决支持这种诉求，要求学校为学生提供母语教育并讲授其族群文化。两年后，美国第10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同样认为《民权法案》赋予了西班牙语民族的学生拥有接受双语教育的权利。在联邦政府的推动下，美国各地出现大量涉及西班牙语的双语教育项目，西班牙语民族的儿童在学校得到了使用和学习西班牙语的机会。

三、美国双语教育的实质及挑战

按照1968年美国联邦政府颁布的《双语教育法》所作定义，双语教育是为保障那些母语为非英语家庭的学生，在实行单一英语教学的条件下，他们的英语能力达不到对课程的正确理解，在学习方面遇到了实质性的障碍。针对这样的孩子，学校就要在各门课程教学中使用两种语言进行授课。双语教育最终目的是帮助西裔美国人等少数族群更好地掌握主流社会语言并融入这一社会。

双语教育的实行也遭到了美国主流社会一些人士的反对。一些人认为双语教育并未有效帮助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反而成为西班牙语等少数民族维护自身语言、文化，抵制融入美国的重要手段。保守派权威人士夏维兹在1995年的一次集会上甚至指责双语教育积极分子企图将美国西南部地区重新割让给墨西哥²。

早在1981年，来自西班牙语民族聚集地——加州的联邦参议员早川一会（Samuel Ichi Hayakawa）就向美国国会提交修改宪法的动议，建议把英语规定为美国官方语言的法律条文加入美国宪法。但此动议当时并未通过。后早川一会改变策略，将重点转向州一级政府。组建“美国英语协会”，汇同其他支持英语官方化的力量，在美国形成了影响深远的“英语唯一运动”

（English only movement）。他们通过游说等各种方式推动各州英语官方化并颇有成效。截至2010年，有31个州立法规定英语为州的官方语言，除内布拉斯加、伊利诺伊和夏威夷三州之外，其他28州都是在80年代之后颁布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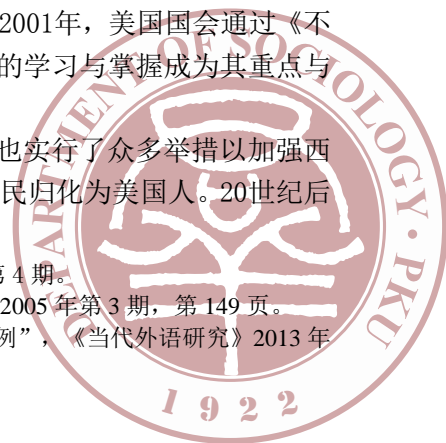
1990年代双语教育政策开始被调整。加州于1999年通过227号提案，率先要求所有公立学校取消双语教育。纽约州、麻省等也先后通过类似法案。在联邦层面，2001年，美国国会通过《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以《英语习得法》取代《双语教育法》，英语的学习与掌握成为其重点与优先考虑的对象。

在联邦层面上，尽管英语未成为联邦官方语言，但美国联邦政府也实行了众多举措以加强西班牙语民族对英语的认同，其中之一就是积极推动合法的西班牙语移民归化为美国人。20世纪后

¹ 周玉忠：《美国的语言政策及双语教学简述》，《语言与翻译》（汉文）2002年第4期。

² 蔡永良，“语言一致与文化趋同：解读美国惟英语运动”，《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49页。

³ 李艳红，“美国双语教育政策的变迁：唯英语与双语之争——以加州和德州为例”，《当代外语研究》2013年第5期，第34页。



期,在美的非公民享有与公民基本一致的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人权以及经济、福利等各种权利,只是不享有选举权等政治权利而已。正因为差异不大,外来移民尤其是西班牙语移民(主要以墨西哥裔为主)并没有太大动力归化为美国公民。1970-1993年的公民率(citizenship rates)统计显示,即使因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移民改革和随后墨西哥移民的增加,后者成为美国公民的比例也仅为全部墨西哥移民的17%¹。1996年,美国国会颁布了《个人义务与工作机会协调法案》,规定禁止非公民移民(noncitizen immigrant)使用公共救助项目,同时不允许其享受一些联邦政府的福利计划。此法令迫使西班牙语移民为获得各种福利,就必须申请公民身份。然而要归化为美国公民,移民需要证明自己能够熟练使用英语。因为申请归化入美国国籍时,申请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英文听、说、读、写能力(八年级水平),必须用英语回答与美国政治、历史相关的公民测验问题并通过此测验。

四、西班牙语被“另眼相看”的价值依据

然而针对西班牙语民族的英语同化努力收效并不十分明显,因为西班牙民族在美国其所面临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相对较为宽松,这是历史上其他外来语言所未曾享有的。德语所遭受的命运即是一典型案例。19世纪中后期开始,美国出现了历史上的第二次移民潮。此时移民主要来自于爱尔兰、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与地区,而德国移民占当时美国外来移民的一半。德国移民为保留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积极推动学校使用德语教学。如1886年,芝加哥教育委员会迫于来自于德国移民的政治高压,遂做出在这个城市的每一个行政区建立一所德语学校的决定;1870年,丹佛成立了只使用德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德语学校。德语在一些州如宾州甚至被定为官方语言,与英语具有同等的地位。但美国参加一战后,美国社会掀起反德运动,要求移民必须使用英语,从而实现“百分之百的美国化”的目标。在政治领域,一些州通过法律或法令禁止在课堂上、教堂里、以及公共集会甚至电话通话中使用德语。德语同时在教育领域也被抛弃。“1918年联邦法律规定所有接受联邦资助的公立和私立学校必须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教授。1915年高中里有25%的学生学习德语,而到1920年后连1%都不到。”²

而西班牙语民族大量涌入的20世纪60年代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高涨之时。黑人、妇女等各群体积极争取自身权利。可以说,民权运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宣扬多元文化主义、反抗美国主流文化霸权的运动。尽管对多元文化主义有不同解释,但总而言之,“多元文化主义是一种在自由主义宪政框架内以寻求族群平等与共存为目标、以承认族群权力为核心的政治思潮与政策。”³多元文化主义认为不同族群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都有其存在价值,应该承认不同文化差异存在的合理性。语言就是一种独特的文化,需要予以平等尊重,应“多元共存”。在此基础上,多元文化主义进而提出了“差异公民”与“差异政治”的理念。“差异公民”指的是一些人既是国家的普通公民,也是特定少数民族群的成员,应该享有差异的权利。而“差异政治”理念要求民族国家基于个人主义立场保障每一个普通人平等权利的同时,一定范围内需要为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创造条件,同时赋予这些少数民族文化群体以差异权利,金里卡将之称为“少数人的权利”。各少数民族使用其母语是其不可侵犯的权利,亦属于“少数人的权利”。

1964年美国通过的《民权法案》对于少数民族应该拥有的特殊权利给予了法律上的肯定。《民权法案》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以种族、肤色、国籍为理由,拒绝在美国的所有公民参加联邦政府经费支助的各种计划与活动,不能否认他们享有参与这些计划与活动的权利,更不能使他们

¹ Alam M Garcia, *The Mexican Americans*,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118.

² 姬虹,“英语不是美国的国语”,《世界知识》2006年第15期,第60页。

³ 常士阔,“超越多元文化主义——对加拿大多元文化主义政治思想的反思”,《世界民族》2008年第4期,第2页。



在这些活动中受到歧视。”¹此法案意味着为了使参与更加平等有效，少数族群有权使用自己的母语参与政府组织的各种活动。而为保证不受到歧视，政府还应提供相应的语言服务来保障少数族群的参与。此规定为西班牙语在政治领域的使用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美国国会随后于1975年通过《1965年选举权法修正案》，赋予少数民族在从事投票等选举活动中拥有使用母语的权利。此法案规定：“当某州达到选民年龄的公民中有5%以上属于某一少数语言群体时，或某一少数族裔群体的文盲率高于全国文盲率时，选票、选民登记和选举指南等材料必须同时使用英语以及该少数族裔群体的语言；如果某少数语言群体的语言只是口头语言或非书面语言，有关州必须提供口头协助。”²此法在1982年、1992年以及2006年被重新授权，使其继续拥有法律效力。根据此法案，许多州为本州少数族群提供双语选票及相关选举资料，而西班牙语民族主要聚居的德克萨斯、新墨西哥、加利福尼亚、佛罗里达、亚利桑那以及科罗拉多等州一直以来都是实施的主要区域。1975-1977年德克萨斯(143)、新墨西哥(32)、加利福尼亚(39)、佛罗里达(7)、亚利桑那(14)及科罗拉多(34)6州共有269个县提供双语选票，占总数385个县的70%。2002年，美国30州共206个县提供双语选票，其中西班牙语民族主要聚集的德克萨斯(104)、新墨西哥(26)、加利福尼亚(25)、佛罗里达(10)、亚利桑那(12)、科罗拉多(10)等6州共有187个县，占总数的63%。³

五、西班牙语“登堂入室”的现实支撑

选举政治实行的是一人一票原则，因此人数在选举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成为西班牙语在政治舞台被使用的重要推动力量。早在1960年代，美国各政治力量就已经注意到西班牙语选民的重要性。如双语教育最初由得克萨斯州民主党参议员拉夫·亚波罗于1967年提出。其提出的目的是为争取选区内西班牙语选民的选票以实现在1970年的连任选举中获胜⁴。尼克松为寻求1972年的总统连任，同样将双语教育作为争取西班牙语选民的重要筹码。为此，双语教育的联邦财政拨款也逐年增加，1969年为750万美元，到1974年增加到3500万美元⁵。尼克松在1972年大选中西班牙语选民中的支持率比1968年大选也有成倍的增长。

进入21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西班牙语人口成为美国公民，参加投票的人数及所占比例在逐步提高。2000年西裔适龄公民人口为1315万，在全体选民中所占比例为7.1%，其中登记比例57.3%，投票比例45.1%。2012年西裔适龄人口为2330万，全体选民中所占比例为8.4%，其中登记比例58.8%，投票比例48%⁶。而且西班牙语选民数量还将会持续地迅速增加。首先当前西班牙语民族很大一部分人年龄不到18岁，并不拥有选举权。据统计，“未满18岁的西裔人口在2000年是1084.2万，占西裔总人口的33.4%；2004年是1277万，占西裔总人口的32%；2008年是1609.2万，占西裔总人口的34.3%。”⁷其次，西班牙语民族的人口数量在未来数十年内还将大大增加。2004年3月美国人口统计局发表对2050年人口趋势的预测，届时美国白人在人口中的份额将减少到50.1%(目前在70%左右)，西班牙裔人口将增加133%，达1.3亿，占总人口的25%。⁸西班牙语民族庞大的选民

¹ 转引自王莉颖，“美国双语教育立法及其双语教育发展”，《教育科学》2006年第6期，第87页。

² 张聚国，“从特权到普遍性权利：美国公民选举权的扩大”，《南开学报》2010年第1期，第39-40页。

³ 参见 James Thomas Tucker, *The Battle Over Bilingual Ballots*, Farnham: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9, p.80

⁴ 陈纳，“美国双语教育的社会政治背景”，《教育发展研究》2005年第6期，第55页。

⁵ 陈纳，“美国双语教育的社会政治背景”，《教育发展研究》2005年第6期，第55页。

⁶ Mark Hugo Lopez and Ana Gonzalez-Barrera, *Inside the 2012 Latino Electorate*,

<http://www.pewhispanic.org/2013/06/08/inside-the-2012-latino-electorate/>.

⁷ 何晓跃、许开轶，“美国少数族裔在总统大选中的行为特征和影响力”，《国际论坛》2010年第6期，第69页。

⁸ 朱世达主编，《美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页。



队伍将是各政治力量努力争夺的对象。

除西班牙语选民人数庞大外，西班牙语民族集中居住的特点使其在选举政治中更能发挥重要作用。据2000年美国人口普查后国会议员选区的划分显示，西班牙语民族人口至少占10%的选区多达156个。其中加州第33和34选区、德克萨斯第15和16选区、佛罗里达第21选区西裔人口的比例都在70%以上。¹ 西班牙语民族在这些选区成为影响乃至决定谁能当选的重要力量。此外，西班牙语民族还大量聚居在对于总统选举起关键作用的新墨西哥州、佛罗里达州等摇摆州。由于两党候选人在摇摆州势均力敌，大量西班牙语选民就能发挥关键作用。在2000年大选中，小布什就是依靠在佛罗里达州比戈尔多获得537张普选票从而赢得大选。而2008年大选中，奥巴马竞选成功的关键在于赢得拥有大量西班牙语选民的佛罗里达、内华达与新墨西哥三州（这三个州在2004年大选中属于共和党阵营）。

因此，西班牙语民族在美国政治舞台上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为获得西班牙语民族的支持，西班牙语在选举政治中作为重要元素被广泛使用。如在2004年美国大选，为获取西班牙语选民的支持，共和党在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时在美国政党史上首创了西班牙语版的新闻发布。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为争夺提名于2007年9月9日首次开展了西班牙语的电视辩论。除双语选票之外，当前两党先后创新性地引入了西班牙语版的竞选网站、新闻发布会、电视辩论及电视宣传广告等。与此同时，投入到西班牙语竞选宣传的资金也在迅速攀升。2000年美国大选中两大政党用于西班牙语宣传的开支高达500万美元²。在2002年这一非总统选举年，国会两院议员和州长候选人所花费的西班牙语电视广告费超过了900万美元，创造了非总统选举年的新记录³。而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两党用于西班牙语竞选广告的费用达到2280万美元⁴。随着西班牙语选民队伍的日益壮大，用于西班牙语竞选活动的资金将会越来越多。

六、结语

围绕着英语与西班牙语的地位，当前美国正在发生激烈的角逐。一方面，保守派学者及政治活动分子强调英语作为美国象征的重要性，担忧外来移民尤其是西班牙语民族会损及已有的语言认同。这股力量已促使美国数十个州把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当前也在积极推动联邦层面的英语官方化。自1981年起，先后有700多名联邦参众两院议员参与英语官方化的提案活动或同意英语官方化⁵。最近的一次提案发生在2011年。参议员吉姆·茵霍夫与众议员史蒂夫·金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要求英语官方化的《英语统一法案(2011)》。在提案中，他们要求美国政府在一切官方活动中必须使用英语，同时还要求建立统一的英语标准对外来移民加以衡量，并努力提高移民的英语水平。另一方面，当前西班牙语民族对西班牙语的认同感较强。据21世纪初的一项调查，绝大多数(66%至85%)的墨西哥裔及其他拉美裔移民都强调他们的子女必须保持西班牙语熟练应用⁶。多元文化主义理念的流行使西班牙语民族越发珍视自己的语言。在选举政治下，庞大的选民队伍则是西班牙语能被广泛使用的强有力支撑。

由于美国化观念的根深蒂固及其支持力量的绝对占优，无论西班牙语或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因为美国政治的一时之需在短期或周期性地表现出某种“重要”，但都不可能撼动英语的中心地位。

¹ Jessica Lee, Spanish Enters Political Arsenal in *USA Today*, 05/OB/2002, 转引自陈奕平, “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变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世界民族》2002年第5期, 第48页。

² 陈奕平, “当代美国西班牙裔人口变动的特点及其影响”, 《世界民族》2002年第5期, 第44页。

³ 朱世达主编, 《美国市民社会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第138页。

⁴ Else Foley, Spanish-Language Election Ad Numbers ‘Disappointing,’ Hispanic Chamber President says, in *The Huffington Post*, 11/16/2012.

⁵ 李鹤林, “英语会成为美国的官方语言吗?”, 《中国文化报》2011年4月23日。

⁶ 亨廷顿, 《谁是美国人?》, 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 第169页。

